第1章 雨

在人生过去的二十多年里，于生一直都认为自己就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而已，过着普普通通的人生，做着普普通通的事情，而在可以预见的未来里，这份普通也注定会持续下去——直到人生普普通通地结束那天。

是的，他一直是这么认为的——但那些日子似乎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天色阴暗，昏昏沉沉的云层就像厚实的棉絮一样逐渐从东北方向蔓延过来，笼罩了整座城市，空气中浸润着潮湿的气息，一场降雨正在这气息中酝酿着，或许十几分钟后就会下起来。

拎着刚从超市里买回来的蔬菜和调料，于生混在行人之间，脚步匆匆地穿过街道，在越来越昏暗的天光下向着住处走去。

在经过一间商店的时候，他下意识地停下脚步，看着商店门口的招牌，盯着那边看了好几秒钟才收回目光，又继续匆匆向前走着。

路上行人渐渐稀少，偌大的城市好像正在这即将落雨的气氛中变得安静下来，于生抬起视线看着前方被底商灯光照亮的商业街，尽管已经是熟悉的景色，某种难以言喻的陌生感还是不由得从心底泛起。

是的，陌生感——他已经在这座城市中居住生活了二十多年，但现如今，这座巨大到离谱的，仿佛没有边际的“界城”对他而言就是一个十分陌生的地方。

因为这座城市并不是他记忆中“真正”的样子，尽管有些地方十分相像，但更多的地方却似是而非——他从小生活的界城并没有这么巨大，他记得市中心那座大楼应该叫博源大厦，而非现在那座“理事塔”，他记得四元街路口的商店原本是一堵墙，而自己本来的家也不是老城区深处那座巨大而又破旧到摇摇欲坠的老房子。

以及更重要的，他记忆中的城市里可不会有那么多……“不太对劲儿”的东西，包括且不限于会随机出现在某些路口的、画风仿

在思维彻底陷入黑暗前，于生脑海中挤出最后一个念头——他对着远在不知何处的艾琳轻声开口：“艾琳……”

“啊？”

“没什么事我先挂了。”

艾琳怔了一下，一时没反应过来。

然后于生就挂了。

表象之下的“事物”，他仍然生活在自己熟悉的那个地方，只是再也看不到那些熟悉的东西罢了……

但这些分析都没有意义。

无论如何，他已经回不去记忆中那个“普通而正常的世界”，这座陌生且巨大的城市就像一座没有边际的森林，把一个茫然的漂流客层层禁锢在它那阴森、交错的枝干与藤蔓之间，而短短两个月的时间，尚不够让于生揭开这座“森林”的秘密。

事实上他现在也就刚刚大致适应了那个熟悉又陌生的“新家”，勉强在这里恢复了“日常生活”罢了。

幸运的是，他在这座和记忆中格格不入的界城里仍然是“于生”，有着正常的身份证明，有着合法有效的住址，还有一些不多不少的积蓄和一份看起来不怎么靠谱的营生——如果这真是某种“穿越”，那他至少不必像大部分穿越者一样面对“我是谁，我在哪，我该上哪办身份证去”这三大难题。

考虑到这里是一座秩序井然的现代化大都市，上述难题就显得格外重要，毕竟现代社会人口管理制度完善，穿越者落在这种城市里要想摆脱黑户身份可不容易。

当然换个角度考虑，穿到秩序混乱的旧社会或者法律野蛮的异世界可能也有别的小麻烦——比如被当成敌国的细作给切了，被当成异族入侵给切了，被当成地底冒出来的邪恶生物给切了，被洞穴里的哥布林当成临时口粮给切着炖了……

于生脑海里转着这些不知从哪突然冒出来的胡乱联想，穿过了商业街旁边的老旧小道，从另一条路向着“家”的方向走着。

天色越发阴沉，而似乎正是由于这越发阴沉的天色，那些“不太对劲”的东西开始慢慢变多了。

在于生的视野边缘，一些摇摇晃晃的人影映照在了路旁建筑物斑驳陈旧的外墙上，一只敏捷的猫从墙壁上的影子中跳了出来，轻盈地攀上一束不知从何处照下的灯光，冲着于生的方向喵喵叫了两声，便随着雨滴一同融化洒落，落在地上溅起一片片水花。

这么一想，他竟然在那座大房子里安安稳稳住了两个月，这本身就是个奇迹！

说话间，他已经回到了那破庙前的空地上，也就是自己最初进入这片“异域”时的“落点”。

“这里没发现什么东西，”于生在空地周围仔细检查了一圈，确认没有找到艾琳描述中那种“违和的关键物品”，“看来果然没这么容易。”

“是啊，也算意料之中，”艾琳叹了口气，“那你先试着往外走走，但要记住，千万不要碰任何发着光的或者在你眼前突然动起来的东西，另外如果不是迫不得已，不要吃或喝异域中的任何东西……”

“我知道……话说等到白天再搜索会不会更好点？”于生说着，抬头看了一眼上方那仿佛永远覆盖着一层浑浊帷幕的天空，“晚上在野外活动总感觉阴森森的。”

“异域往往是反常识的，白天不一定会更安全，甚至……不一定会有白天，”艾琳立刻说道，“我还是建议你尽快找到出口，拖的时间久了，说不定你那边还会发生什么变化。”

于生撇了撇嘴，只能无奈地走向更远处。

而就在刚刚迈步离开破庙范围的一瞬，他耳边……传来了一个声音。

起初，那仿佛只是一声微弱模糊的呼吸声。

于生下意识地看向声音传来的方向，便正好看到空气中一股正在缓缓逸散开的白雾，仿佛某个看不见的巨兽刚刚吐出一口浊气。

他听到了声音，于是，巨兽的呼吸生成了。

他看到了那白雾，于是，巨兽的存在开始得到确证。

空气中浮现出了黑影，一个几乎有于生三倍大小的影子，正在他面前慢慢成型，并伴随着沉重的呼吸声。

现在，他看到了巨兽的轮廓——巨兽存在了。

他感觉就好像整个世界都在为自己一个人下雨。

于生猛然吸了口气，飞快地跑向距离自己最近的一处房子，一扇老旧的铁门立在那，看上去应该是某处底商的后门——不管那是什么，他得尽快找人帮助自己。

因为雨中的水滴已经开始泛着刀锋的锐利质感，而周围的温度已经下降到每一次呼吸都会在肺里带起针刺般的痛楚了。

短短几步路，于生跑到了那扇门前，伸手用力拍了下去：“有人……”

他瞪大了眼睛，声音戛然而止。

他的手拍在墙上，那扇门是画在墙上的。

附近的窗户也是画在墙上的。

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从附近传来。

于生慢慢转过头，看着声音传来的方向。

刀锋般坠落的冻雨中，一个怪模怪样的东西正慢慢从镜面般的水面中浮起，它从黑漆漆的影子中获得了实体，冷漠地注视着于生。

那是一只青蛙，一只将近一米高的，头部密密麻麻长满了眼睛的，身上倒映着漫天冻雨的青蛙。

青蛙张开嘴巴，一条锐利的舌头笔直地朝着猎物的心脏激射而至。

“卧X你TM的……”

于生用词优雅，反应机敏，嘴里的语气助词还没落地，身体已经提前一步做了反应——他猛地向旁边闪开，一只手已经从兜里摸出平常防身的甩棍，垫步拧腰俯身前冲……

青蛙的舌头在半空拐了个锐利的角度，从后背穿透了于生的心脏位置。

于生：“……？”

对面的艾琳思索了一会，似乎是在整理她那因为长久封印而凌乱模糊的记忆，过了好久才传来回应：“异域……有很多种，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座不存在于地图上的房屋，有时候可能是公交线路上多出来的站台，有时候甚至可能是一片森林，一个推开衣柜门就能走进去的国度——基本上，小一些的异域都有相对固定且明显的出口，或遵循特定的规则便能返回现实，但规模越大的异域情况就越复杂。”

说到这她顿了顿，又继续说道：“太具体的我其实都记不太清了，异域应该是有一套完整分类方法的，而且还有个什么‘深度’划分和‘危险度’划分标准，但我真的……在这幅画里待太久了……”

她的声音渐渐低沉下去，听上去似乎有些失落。

于生本来还想吐槽两句，心说这个人偶叨叨一大堆结果有用的情报一个都没记住，但在听到对方最后的小声嘀咕之后还是闭上了嘴巴，没有像之前一样跟艾琳斗嘴。

她已经很努力想要帮忙了——她只是被封印了太久。

“找找吧，总能找到出口的，”于生摇了摇头，抬头看着破庙外面的山谷，“这地方的规模我看着不小，至少目之所及的地方就有两侧的大山和远处的林子，按你的说法，离开……可能不那么容易。”

“嗯，”艾琳嗯了一声，“你可以先在自己进入异域之后的‘原始落点’周围转转，看有什么跟周围环境格格不入的地方，就是你一眼就觉得它不应该在那的东西，一般异域的出口都会在那附近，而如果附近没有的话，就找个高一点的地方，看能不能看到像镜面一样的反光或者听到持续不断的风声……

“不过即便发现了类似的东西，也不要贸然过去接触，那也可能是通往‘更深层’的陷阱，具体的……我也说不清楚，你要凭感觉。”

“感觉？”于生忍不住开口。

一块石头准确砸在狼影的脑袋上，把那刚嗷到一半的嚎叫给生生砸了回去，紧接着是从建筑物阴影中传来的一声呵斥：“闭嘴！在城区不准叫——后面加‘汪’也不行！人类又不是傻子，没人会信你们是狗！”

幻影凝聚而成的几只狼顿时发出几声小声的哼唧，纷纷懂事地向旁边退去，一个略有些娇小的身影则从不远处走了过来。

那是一位穿着黑色短裙与暗红外套的短发少女，额前的一缕头发微微上翘着，看起来不过十六七岁，表情却显得格外冷静老成——她从阴影中走出，径直穿过了那些低着脑袋的狼，随后便看到了那具正倒在路旁的男性尸体。

少女脸上微不可查地闪过一丝阴霾，在尸体旁蹲下身子检查着什么，而一只狼则从旁靠近，用低沉混沌的咕哝声传达着某些情报。

“……下过雨的气息？”少女皱了皱眉，抬起头看着这两天一直都很晴朗的天空，尽管现在已经临近黄昏，但高楼大厦之间露出的天空仍旧显得澄澈明净，丝毫不见阴霾，只有阳光在逐渐暗淡下去。

过了片刻，她似乎明白了什么，又低头确认了一下男性尸体身上的那个骇人的创口，小声咕哝：“……雨，心脏，青蛙的臭味……”

就在这时，一阵突然从腰间小包里传来的手机铃声打断了她的自言自语——铃声是86版西游记的片头曲。

短发少女在猴子翻第四个跟头之前接通了电话。

“喂哪个……哦，对，是我，”她把手机贴在耳边，一只手朝周围摆了摆，示意跟随的狼们看护好现场，一边站起身来走到一旁，“我已经到了，我的狼先察觉了这边的异样……没抓到，扑了个空。”

少女说着，叹了口气，目光落在那具倒霉的尸体上。

着我的狼群从影子里搜索一圈，反正这个‘梧桐路’也不大，总共六十五个门牌，再搜一遍也不费事……”

挂断电话，耳朵根子终于随之清静，小红帽看着熄屏的手机叹了口气，又低头看了一眼在自己周围的阴影中此起彼伏的狗头……狼头们，忍不住又叹了口气。

“我作业还没写呢……唉，外包的命真苦……”

……

于生坐在破庙角落一处看起来还算结实的墙角下面，吹着透过墙上大洞吹进来的冷风，抬头看着屋顶破洞外面黑沉沉的浑浊夜空，尝试着让大脑放空，却未能成功。

就在刚才，他得知了一个真相。

他在界城中唯一的安稳落脚处，在他心中整座城市里最安全、最正常的地方，其实是个被称作“异域”的异常……“场所”。

用艾琳的话讲，所谓“异域”，就是正常之外的领域，理性边缘的维度——普通人所生活的、秩序正常的世界看似是一座基础坚实、结构稳固的山，但实际上，这座山的细微之处尽皆是通往非理性、非秩序的“孔洞”。

对于绝大多数人，他们终其一生都不会接触到这些“孔洞”，永远也不会看到那孔洞另一侧的光怪陆离之景。

但那些从孔洞中泄出的微光总会映入另一些人的眼睛——对他们而言，当不小心瞥见那些光景的一刻，有些事情就再也回不去了。

——不过即便是对于见多识广的画中人偶而言，一个人能长期住在异域里还是多多少少有点离谱……

第10章 花开二度

艾琳觉得于生能长期住在一座“异域”里而不自知很离谱——但于生觉得这个世界都很离谱。

子，两人回头有些无奈地看了正在推车的队员们一眼，便转身朝这边走来。

等到两人走近了，短发少女才忍不住嘀咕起来：“说真的，你们二队就不能跟上面申请申请换个车？特勤局应该也没这么窘迫吧……我觉得你们随便哪个队员身上的装备都够把这辆破车换掉了。”

“嘘！”身材健壮的中年人一听赶紧摆摆手，压低声音回头看了一眼熄火的车子以及推车的部下们，“别乱说……你不了解情况，我们特勤局情况特殊，这车也就是今天状态不太好，换可是万万换不得的……”

“大组织果然很多麻烦事，”短发少女撇撇嘴，显然对这个话题不怎么感兴趣，紧接着便转头看向了跟着一起过来的那位穿着白色连衣裙的娇小女士，“下午好，林医生，好久不见。”

“该说晚上好了，‘小红帽’，”被称作林医生的白裙女子淡淡地笑了笑，她嘴唇很薄，显得克制而内敛，“上次的伤怎么样了？”

“好的差不多了，”被称作小红帽的短发少女活动了一下右手手腕，“你知道的，狼的恢复能力一般都比较强……”

“人的恢复能力才是最强的——只不过人类总是相当抵触受伤罢了。”林医生一脸认真地纠正道。

“……哦，”短发少女随口敷衍了一声，便把话题又转移到了地上的尸体上，“还是先看看这边吧，受害者，男性，看起来二十多岁，心脏被雨蛙摘走了，死亡时间大约是两小时前，我还没搜身，不确定他有没有随身带证件……对，为了保护现场。”

一边说着，她又疑惑地看了林医生一眼：“你过来一趟……难不成这样的你也打算治啊？这也能治吗？”

“不能，我又不是神，”林医生摇了摇头，一边向着于生的尸体弯下腰一边开口，“只是过来看看，这里离我家很近……”

正站在破庙废墟中的于生闻言一愣，突然反应过来：“异域？你管这地方叫异域？你知道我在哪了？”

艾琳的声音不知为何好像有点糊涂：“啊？异域多得是，我哪知道你落进哪个里面了……”

听着艾琳的嘀咕，于生却是皱了皱眉，忽然意识到自己又增加了一些关于“超自然领域”的知识，更意识到了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

自己可能并没有被扔到“另一个世界”，而是遇到了某种在艾琳看来并不稀奇的“自然现象”？

于生这边心里嘀咕着，艾琳则显然想到了什么，用有些不可置信的语气在他脑海中说道：“……你不会压根没听说过‘异域’吧？”

于生表情古怪：“……我应该听说过吗？这玩意儿还是什么普通人都会知道的常识不成？”

“哦，普通人不知道异域很正常，毕竟绝大部分人一辈子都不会遇上这方面的事情，”艾琳随口说着，但她接下来的一句话却让于生一愣，“但你不应该不知道啊。”

“我？我为什么就得知道？”于生表情有点懵，“我就一普通人……”

“……可你天天就住在异域里啊。”

……

阴影在夜幕中穿梭，捕猎者们在阴影中成型，一只狰狞的狼从影子中跃出，沿着老城区高低错落的屋顶敏捷地跳跃了几下，轻巧无声地落在了空无一人的街道中，站在马路中央左顾右看着。

“回来！”街巷角落的建筑物阴影中传来了一个有些恼怒的女声。

狼瞬间一缩脖子，发出含混的呜咽，赶紧小跑着躲进了路旁建筑的阴影里面。

害者出现。”

林医生看上去松了口气：“那还好。”

引擎发动的声音从不远处传了过来，破破烂烂的大面包车吭哧吭哧地启动了，随后引擎声渐渐趋于平稳——之前推车的几个武装干员喘着粗气从车子后面绕过来，为首一人走向这边：“宋队长，车子发动了，咱们……”

被称作宋队长的健壮中年人点了点头，迈步走向自己的队员们。

“行，那就回局里吧。对了，别忘了带上林医生。”

第3章 上锁的房间

头脑昏昏沉沉，视野里的东西好像被蒙上了一层厚重的纱幔，远处主干道方向传来的车流声显得飘忽不定，忽远忽近，不真切的就像是在做梦。

在这样令人难受的昏沉状态下走了不知道多久，头脑才终于稍稍恢复一些思考能力，于生迟疑地停下了脚步，回头看着自己来时的路。

天色几乎已经完全黑下来了，沿途的路灯早早点亮，他正走在家附近的一条狭窄街道上，路两旁的低矮老旧居民楼就像两排匍匐在夜色中的猛兽，而一楼那些由住户私自改造出来的“底商”却又向外弥散着温暖的灯火，驱散着他心底盘踞的一丝寒冷。

寒冷？

突然间，于生仿佛又感觉到了那股刺入自己肺腑骨髓的冷意，感觉刀刃般的冻雨落在自己的皮肤上，感觉到了那两道冰凉、滑腻的目光——青蛙注视着自己的目光。

他猛然窒息，十几秒后才好像又突然想起该怎么呼吸，一边大口喘着粗气一边飞快地低头看着自己胸口。

这一刻他产生了那么一瞬间的错觉，觉得自己胸口好像仍然有个大洞，觉得自己已经没了心脏，胸膛中就像熄灭掉的炉子一样寂

而就在下一秒，在于生心中的芬芳雅言正喷薄而出的时候，一个突兀的声音突然从他脑海中传来——

“于生！电视没信号啦！你啥时候回来啊？”

第9章 一点真相

脑海里传来的声音让本来正被山谷中的冷风吹的有点发愣的于生顿时一惊——然后就更愣了。

愣到艾琳第二次在他脑袋里大呼小叫他才激灵一下子清醒过来。

“……艾琳？”于生眨眨眼睛，他此刻正一边警惕地观察着山谷中的情况一边小心翼翼地向那片破落坍塌的老庙靠拢过去，试图寻找个暂时的安身庇护角落，同时在心底尝试着回应，“你怎么……跟我联系上的？我是说你这直接在我脑袋里说话……”

“这很难吗？”艾琳的语气特别理直气壮，“我可是爱丽丝的人偶！”

于生想了想，愣是没把这两件事给联系到一块……意思是说爱丽丝的人偶们都能这样？都能在别人脑袋里说话？

“我不是都钻到你的梦境里一次了吗？钻一次就认路了呗，”艾琳发现于生没回应自己，倒是很有耐心地又解释了一句，但紧接着就语气一转，“哎不是，你到底跑哪去了？我怎么都感应不到你……”

于生沉默了两秒钟，抬头看着周围的幽谷密林，总觉得这地方下一秒就会刷新出来个七八米高的妖怪并且响起慷慨激昂BGM，这让他心都是凉的：“……我可能是出了个远门，估摸着不太好回去了……”

艾琳那边显然也呆滞了一下，声音迟了几秒才传过来：“……你不是说你就出门扔个垃圾吗？你被收垃圾的车铲走了？！”

于生都不知道这货哪来的这么强联想能力……

于生并不是很了解这座与自己记忆中有很大不同的“界城”有着怎样的城建管理制度，毕竟刚到这里两个月，刨除掉一开始因为谨慎而闭门不出所浪费掉的时间，他现在也只是刚刚适应了这里的新生活，摸清了周边区域的情况罢了——但有一点他很清楚。

这座大房子是他在这座危险而违和的城市中唯一还算安全的落脚处——至少在房子里的时候，他没有看到过那些邪门的阴影。

虽然这座大房子本身也存在许多在他看来诡异的地方。

于生轻轻吸了口气，拎着仍旧在自己手中的超市购物袋，迈步穿过路灯洒下的清冷灯光，来到门口掏钥匙开门。

老旧房门吱嘎一声打开，于生进屋打开了电灯——尽管这座房子跟他记忆中的“家”几乎完全不同，但在灯光亮起的那一刻，他还是切切实实地感觉到了某种……踏实。

他转身关门，将城市的夜晚关在门外。

随后他把从超市买回来的东西随手扔在进门右转的厨房门口置物架上，便脚步匆匆地穿过有些空旷的客厅，来到洗手间的镜子前，一把拉开胸口的衣服。

记忆中的画面实在过于清晰深刻，让他忍不住想要反复确认。

胸口没有任何伤痕，也没有血迹，就仿佛“死亡”这件事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

于生皱了皱眉，又检查了一下衣服的完整，按了按记忆中被青蛙掏心掏肺的位置，这才真正确定自己现在并不是一个心胸开阔的人。

“邪了门了……”

他轻声嘀咕着，离开洗手间，转身走回客厅。

在他身后，洗手池上方的镜子表面悄无声息地裂开了一道道裂缝，随后又迅速而无声地合拢……

坐在客厅的沙发上，于生整理着自己乱糟糟的思绪，也不知过了多久，他那疲惫至极的头脑终于昏昏沉沉地安静下来。

睡梦将他笼罩。

他脸上的肌肉顿时就抽了两下，但憋了半天还是没敢把心里联想的事儿说出来——倒不是因为别的，主要是艾琳骂人可难听了。

事已至此只能干饭，他只能假装无事发生，在艾琳疑惑的目光中埋头猛吃，中间尽量不去看桌子对面音容宛在的那位……

一顿饭吃的跟灵堂聚餐似的。

好不容易一顿饭吃完，于生擦了擦嘴，赶紧撤走了艾琳画框前方所有的杯盘碗碟，往厨房水池里一扔，准备泡到明天早起再洗——主要是腰还是很疼，在水池子前面弯腰洗碗对现在的他而言有点负担。

但碗可以不洗，垃圾不能不扔，这季节厨房里的垃圾袋可不能留在家过夜——他忍着腰疼收拾了一下垃圾，拎着袋子往门外走。

正在看电视的艾琳抬头好奇地问了一句：“哎，这么晚了你去哪？”

“我在自己家还得跟你汇报啊？”于生没好气地回了这个过于自来熟的画中人偶一句，但还是抬了抬手里的垃圾袋给对方看，“我出门扔个垃圾。”

“哦，那你早点回来，”艾琳的目光已经重新落在电视上，“这么大个房子，我一个人害怕，万一进来贼呢……”

于生翻了个白眼，心说这么个阴森森的大房子，真要有人进来第一眼看见一个跟幽灵似的身影在一幅画里晃来晃去，先吓死的绝对不是画里那位，就艾琳这状态，贼进来都得先报警……

但这话没好意思当着艾琳的面说出来。

于生摇了摇头，腹诽两句来到门口，换上出门的鞋之后伸手握住了大门的门把。

他手中微微用力，转动，推开。

不知为何，他突然回忆起了两个月前，那个普普通通的，仿佛是自己普通人生中每一个普通日子般的早晨。

那时的他就像现在一样，推开家中大门，走到门外，便走进了一座巨大到令人窒息的诡异城市中，到现在也没能回去——

在于生来到这里的时候，那个房间就是锁着的，他在这座大房子里翻了个遍也始终没找到过钥匙。

他先检查了自己的卧室与对面的杂物室，又来到那上锁的房间前。

和往常一样，大门紧闭。

事实上于生也不是没有尝试过用些技术手段解决这道锁，这些技术手段包括且不限于冲击钻和手持电锯，但所有尝试都未能成功——当时冲击钻和电锯在那扇看似脆弱的木门前火星乱冒，钻头跟锯齿磨秃噜了也没切出一点痕迹来。

当然他也尝试过寻求更高级的技术手段，比如找开锁师傅，先后找过三个，前两个到老城区就迷路了，转悠了半天也没找到梧桐路66号在哪，第三个刚过路口就被摩托车撞了，上礼拜刚出院……

就好像有某种神秘的力量，在阻止于生打开自己家里这个带锁的房间。

是的，尽管这座大房子是他在这座城市里唯一还算安全的落脚点，但就连这座大房子本身，其实也有许多……“不对劲”的地方。

于生伸手握住眼前的门把手，尝试着转了转，果然纹丝不动。

并没有发生什么意料之中的“意外”，它还是锁着的。

但不知是不是错觉，在自己徒劳地转动那把手时……他好像听到了一声隐隐约约的轻笑。

那笑声是从门对面传来的，听起来像是个年轻的女声，就好像在嘲笑他对一扇门的无能为力。

于生瞬间汗毛直立！

他在这座城市唯一的安全落脚点，他已经住了两个月的房子，就在他的家里，这间始终上着锁的房间……里面藏着个人！

……她咋没饿死呢？

陌生之城——有时候在这里忙忙碌碌，他甚至会觉得只要自己一抬头，就会隔着窗户看到往日里熟悉的街景，看到厨房外面的老街沐浴在橘红色的云霞中，而泛红的阳光在记忆中的居民楼外墙上流淌……

但窗外的景色总会打破他这些短暂的想象，现在从窗外看出去，他只能看到一片光秃秃的空地以及不远处低矮老旧的平房，这里没什么居民楼，倒是有不少乱七八糟的电线杆子，而记忆中那温暖惬意的天空，他已经很久不曾看到了。

这座城市的天光总是要么白亮得刺眼，要么昏暗得压心。

于生叹了口气，顺手拉上了玻璃外的百叶窗，不去关注外面那看起来似乎永远都影影绰绰的夜幕。

摘菜洗菜，热锅凉油，葱花爆香之后麻利地把食材下锅，听着锅子里传来的刺啦声响，于生又听到门外传来电视节目的动静——这座古怪的城市倒是有着包括电视、手机等在内的一系列信息获取渠道，在最初的一段时间里，他对这“界城”的许多了解便几乎全都是通过收看电视节目和刷手机新闻来实现的，而即便到了现在，这也是他了解这个“世界”的重要途径之一。

“于生！电视声音太小啦！帮我调大一点！拜托啦！”

门外突然传来了女孩子咋咋呼呼的声音，于生一下子被吓了一跳，手一抖险些把菜翻到锅外面去。

他都差点忘了外面还有个艾琳。

以前他在厨房里炒菜的时候外边可没人说话！

“等着！”于生相当不客气地大声回了一句，又忍不住嘀嘀咕咕，“……她倒是挺自来熟……”

不过很快他便扯了扯嘴角，露出一个有点无奈的笑容。

行吧，也好，也是给这房子里增添了点“人气”，好歹是个动静。

又过了一会，于生端着热腾腾的饭菜走了出来，他把碗盘摆在餐桌上，顺手把餐桌对面的电视调大了两格音量，接着便背对着电

门当然没有打开，但那空洞的轻笑确实消失了。

意料之中的情况，于生什么也没说，只是转身离开——他去了隔壁那间堆放着很多杂物的屋子，去里面拿了一把斧子。

回到上锁的房间门前，他沉默着高高举起斧子，用上全身力气劈砍下去。

利斧砍在薄薄的木门上，发出金属碰撞时的尖锐声音，斧刃前火花四溅，看似一脚就能踹开的房门上甚至没有留下一丝痕迹。

那个轻笑声又模模糊糊地传了过来，但于生丝毫没有在意，只是一脸平静地再次抬起斧头，就像在做一件格外认真、细致且需要耐心的工作，继续一斧头一斧头地劈砍下去。

他知道，这扇门是打不开的，用电钻和电锯都打不开，但即便知道这一点，在过去的两个月里，他也几乎每天都会尝试用各种方式来打开这扇门——今天从门里传来了一个诡异的声音，反而更加激起了他要在今天打开这扇门的动力。

而随着一次次劈砍的无功而返，这份动力反而越发充足起来，于生手下每一斧的劈砍都变得更加用力，更加顺手，甚至……更加贴合他自己的心意。

他那逐渐放空的大脑里甚至凭空冒出些稀奇的联想来——他觉得自己就好像那个在月亮上砍树的吴刚，只要把那棵该死的桂花树给砍下来了，旁边看戏的嫦娥、玉兔、光头强和西西弗斯就会围成一圈给自己鼓掌……

他都不知道为什么西西弗斯会出现在自己的联想里。

而那个从门背后传来的轻笑声却越发刺耳起来，甚至在变得越来越明显，越来越靠近，就好像声音的主人已经一步步走过来，正贴在那扇木门的背后，就好像她完全知道这扇门的坚不可摧，便肆无忌惮地隔着这道叹息之壁嘲讽着正在外面挥舞斧子的于生。

但突然间，那个诡异刺耳的轻笑声中出现了另外一个声音，听上去带着紧张和恼怒：“你能不能别乐了啊！他真把门打开了进来第一个砍的是我！”

“知道不熟就别总那么多废话。”于生随口说着，瞪了画中少女一眼。

艾琳抿了抿嘴唇，有些拘谨（她现在倒是知道拘谨了）地看着于生，小心问道：“那……你要帮我从这里面出来吗？第二个办法其实挺容易的，你哪怕随便捏个身体出来也行，手艺差点没事，只要仪式流程对了，我进入躯壳之后可以重塑……就是别太丑了，起码得像个人。”

这一次，于生没有跟艾琳斗嘴，他只是很认真地思考着，一直思考了将近半分钟才很郑重地给出回应：“现在不能答应，我需要考虑。”

他不信任这个画中的少女，至少不敢全信。

虽然她看起来老实诚恳，有点嘴碎又本性不差，个性鲜明又人畜无害，给人的感觉不像是有坏心眼子，但这一切也只不过是认识不过一天所带来的表面印象——在刨除这些“人性化”的印象之后，艾琳的本质仍旧是一个被封印在油画中的诡异之物。

于生还不至于被她可爱的模样忽悠到二话不说就给这个“画中幽灵”造个躯壳把她给放出来——万一她出来之后真的就面目一变手起熊落把他给斩于哥特裙下了呢……

于生前不久刚死了一次，暂时还不想再死一次。

而艾琳在得到答复之后却也没说什么，只是定定地看了于生一会，便很自然地点了点头：“哦，我知道了。”

于生很意外，他本以为还需要跟这个画中少女为这件事扯皮很久，却没想到对方出人意料的……大方。

“毕竟我们还不熟，对吧？”仿佛是看出了于生心中的疑惑，艾琳突然笑了起来，冲着油画外眨眨眼，“等我们熟了，我再问一遍。”

“……好，回头再说。”

于生也笑起来，拎着艾琳的画框来到了餐厅，随手将其放在靠墙的餐桌上立着放好，转身走向厨房。

腰疼，闪的挺严重，激灵激灵的疼。

“卧……嘶……槽……”于生忍不住口颂赞词，刚闪的腰搭配上猛起的动作再加上沙发睡觉带来的全身酸痛产生了混合疗效，一瞬间让他觉得还不如让那个青蛙捅心脏，好歹那个就疼了两秒——然后他才一边按着腰一边艰难地站起来，同时心中愈发肯定了那绝对不是个普普通通的“梦”。

梦里闪的腰可疼不到现实，真的有什么邪门的东西出现了。

那玩意儿入侵了他的“安全屋”。

他调整了一下姿势和心态，让腰疼别太影响自身活动，然后略作思考，才龇牙咧嘴地顺着楼梯上了二楼。

他一手拿着甩棍，又来到放着杂物的房间，找到了梦里用过的那把斧头，握在右手中——斧柄握在手里的感觉和梦里一模一样，甚至木柄上仿佛还残留着他自己手掌的温度。

他来到那扇锁死的门前，门仍然完整如新，而且也看不到梦中劈砍时留下的那道“光痕”。

门里面则安安静静。

就好像一切如常，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但于生还清楚地记得那道光痕的位置。

他把甩棍挂在腰上，把斧头换到左手，伸出右手去摸索着门上，摸索着梦里那道被自己砍出来的闪光所在的位置……他记得是在门轴附近，当时自己看到了一个隐隐约约的……

下一秒，他摸到了一个把手，一个肉眼无法观察到的把手。

但他清楚地记得，这里是没有把手的，早在自己第一天发现这扇锁死的门时他就检查过了这扇门的每一寸细节，摸索过它的每一处表面，他可以肯定，自己根本没有摸到过什么“不存在的把手”！

为什么？是因为自己在梦中观察到了它？是因为自己用斧子“勘破”了某种伪装？因为自己确认了它的存在，所以它就真的存在了？

原理是什么？你说的找人帮忙脱困……那要怎么才能帮你脱困？”

艾琳没想到于生要说的竟是这个，闻言顿时一呆，愣了两三秒后才有些不敢置信地开口：“你……你答应要帮我从这里面出来了？！”

“不是你说要找人帮忙脱困的吗？”于生皱了皱眉，紧接着又补充了一句，“我就是先问问，还没答应呢……”

艾琳却好像没有听到他的后半句话，不等他说完便急匆匆地开口：“有三……不对，有两个办法！第一个办法最好，就是找到我的身体，我不知道它现在在哪，但肯定是在某个地方……或许是离这幅画不远的地方，总之找到原本身体就一切好办，让我靠近它，我就可以从这幅该死的画里出来了……

“但如果找不到，或者我原始的身体已经被破坏了的话，那就只能是第二个办法了，造个新的，不过新造的身体肯定没有原始的好用，适应起来也麻……”

于生一直很认真地听着，这时候忍不住插了个嘴：“造个新的？怎么造？我找个人偶店买个现成的行不？”

“当然不行！”艾琳立刻说道，“我是‘爱丽丝的人偶’！受赐福的活人偶懂不？怎么能跟商店里那种三分娃娃四分娃娃一样？”

说到这她顿了顿，才表情略带严肃地继续开口：“活人偶都是从爱丽丝小屋的花园中诞生，我们的原始身体也来自那里，但我现在已经失去了和花园的联系，又无法从画中离开，因此也没办法返回花园进行重生，不过即便没有花园，我们也有一套在现世制造临时躯壳的办法来应急……但虽然是应急的临时躯壳，制造起来也不容易。

“首先，你需要找到会自动生长的头发，活物般蠕动的泥土，折断又愈合的死人骨头，以及一滴活人偶的眼泪——两滴也行，这样我的皮肤会更好一点——然后你要用炼金术将以上材料二次活化，再将自己的血涂抹……哎你怎么这个表情？”

油画里传来一个心虚的声音。

远瞳 · 作家说

感谢查理不吃素的白银萌~

第5章 画中的艾琳

于生觉得自从被那个青蛙掏心掏肺之后，自己好像心宽了不少。

就比如现在，他从一个不管怎么看都不对劲的怪梦中醒来，打开了一间诡异的上锁房间，找到了一幅会说话的油画，甚至这幅油画里明显还藏着个什么邪门玩意儿，他都仍然很淡定。

他甚至上前一步，把那副油画从墙上摘了下来，放在眼前仔仔细细地打量着。

画框很有些分量，拿在手里的质感就显得价值不菲，仔细观察之后，他又发现那黑漆漆的画框表面都覆盖着繁复而精美的花纹，那纹路仿佛是某种连续书写下来的文字，却又巧妙地相互衔接、扭曲成为了如藤蔓一般的结构，并最终与画面边缘的花纹浑然一体地连接起来。

于生不懂画，也不懂艺术，但他觉得这玩意儿肯定老值钱了。

而那个躲藏在油画深处的家伙仍然不肯现身，只是画面角落的裙角又稍微往回收了一点。

于生尝试侧着视线去观察画面内部，但什么都没看到。

“我知道你在里面，”他晃了晃沉甸甸的画框，对油画说道，“你现在藏起来是在骗自己。”

画面角落里传来了一点窸窸窣窣的动静，却并无回应。

于生把画框放到地上，蹲下来的同时从兜里摸出了打火机。

他打着火苗，凑近画框，面无表情：“我数三个数，你不出来我就把这玩意儿点了。”

“对面房间是什么？你的卧室？哎这里还有别人吗？”

“我用给别人打招呼吗？他们会不会害怕啊？普通人好像没怎么见过会说话的人偶和油画吧……”

“对了，我还没问你的名字哎！你叫什么？yusheng？好奇怪的名字……不是能吃的那个鱼生啊？”

“你腰怎么了？年纪轻轻的腰就废了啊？我跟你讲，要保护好自己的腰，你们人类的关节可麻烦了，而且还不能随便拆卸……唉？你为什么瞪我？眼神怪吓人的……”

于生终于扶着腰艰难地挪到了楼梯前，低头看了一眼下面的台阶——平常他还不觉得，但今天闪了腰之后又拎着个格外沉重的油画框，那台阶对他而言便显得格外陡峭起来。

他本来是想两只手抱着艾琳的画框下楼的，但现在他突然发现自己的身体状态似乎不允许这么做。

于生低下头，默默思索。

聒噪的画中少女仿佛感觉到了什么，声音渐渐停下，表情慢慢紧张起来。

于生低垂眼皮，看了一眼某个已经叨逼叨了一路，而且话题越来越欠打的画中少女：“艾琳。”

画中少女激灵一下：“哎……哎？”

“我感觉你这画框挺结实的。”

“是……是哦？”

于生默默把艾琳的画框放在了楼梯台阶的起点。

“可能会有点抖，你坐稳了。”

艾琳终于反应过来了，眼睛一瞬间瞪得老大：“哎你等等——”

“走你！”

油画框在楼梯上展开了乒乓叮咣的大冒险。

绒玩具熊抓起来抱在怀中，就这么坐在椅子上直勾勾地继续盯着于生的动作。

抱着玩具熊坐在红绒椅上的哥特少女——恍惚间，于生感觉自己看到了这幅“油画”原本“正常”的画面。

而紧接着他又微微皱眉，从画面中发现了一些异状。

他注意到了少女暴露在外的手腕，那是明显的……球形结构。

人类的关节不可能长成这样。

人偶的才是这样！

大概是画面外的目光过于明显，画中少女有些不自然地扭了扭身体，皱眉看着于生：“干嘛盯着我？”

于生张了张嘴，一开始还想问对方手腕关节的事情，但开口之前便硬生生止住了这个问题——他对这个“世界”知之尚少，贸然询问涉及到超凡领域的事情可能会自爆短板，所以话到临头便换了个问题：“……你是谁？为什么会在这？”

画中少女明显犹豫了一下，但片刻后还是回答了于生的问题。

“我叫艾琳，”她稍微调整了一下坐姿，好像在让自己显得郑重一点，“我来自‘爱丽丝小屋’，是爱丽丝的人偶们的一员……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人偶？

于生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个字眼，同时下意识地又看了一眼“艾琳”手腕上那明显异于人类的球形关节结构，而紧接着，他的关注点便放在了对方十分自然地提起的两个词上：

“爱丽丝小屋”和“爱丽丝的人偶们”。

这是什么意思？人偶他懂，至于会说话的人偶和油画里活蹦乱跳的人偶他也可以靠想象力和心宽来接受，但那个“爱丽丝”……是啥？

那个小屋听上去像是个地名，也可能是某个以地名来命名的组织，而“爱丽丝的人偶们”……听起来是某种群体的统称？

于生对艾琳的说法半信半疑，同时也对自己在那个怪梦中经历的事情有了更多疑惑和思考，而紧接着，他又有了第二个问题：“你说你是想通过梦境找人帮忙？帮什么忙？”

“自然是帮忙把我弄出去啊！”艾琳一脸理所当然，“能从这幅画里弄出去更好，不行的话起码从这个房间里弄出去，这里空荡荡的什么都没有，但凡对面墙上能挂个电视也行啊……语音控制的更好，我用遥控器不太方便，有个牌子就挺不错……”

于生发现了，这个画中少女属于典型的自由发散型人格，但凡没人管着让她自说自话，她的思路就总能发散到你意想不到的地方——而且通常都是向着得意忘形的方向走的。

所以他毫不犹豫地打断了对方：“那你找人帮忙还怪笑什么？我在外面‘开门’的时候里面的嘲笑声是怎么回事？”

“那个不是我！”艾琳赶忙摆着手，然后一把把手里的棕色毛绒熊往前举着，“是它在笑！”

于生也不说话，就那么面无表情地看着，眼神里都是“你莫不是拿我当傻子”的意思。

“真的！”艾琳看着有点急了，使劲晃了晃手里的玩具熊，“它是跟我一起被封印到这幅画里的，但可能是时间太久了，脑子已经不怎么灵光，现在只剩下傻笑了，平常一戳它它就会怪笑，但有时候不戳它它也会突然自己笑起来，我都经常被它吓一跳的……”

于生绷着脸听艾琳在那起劲解释，在注意到画中少女脸上认真的模样之后渐渐也有些半信半疑，他的目光终于落在了那只毛绒熊的身上，迟疑片刻之后点了点头：“那你让它笑一个，我听听是不是。”

艾琳立刻伸手戳了玩具熊的脑袋一下。

玩具熊毫无反应。

艾琳愣了愣，又使劲戳了玩具熊的脑袋一下——还是没有搞出任何动静，她自己看着倒是快哭出来了。

现在看着好说话，但说不定下一秒就脸色一变暴起发难手起熊落把他斩于画前……

不过很快他就又甩掉了这份心虚，因为他想起来那个青蛙给他“开开心”之后好像也没出什么大事儿，不过就是死了一次而已，眼前这个用打火机就能唬住的画中人偶还能把自己吃了不成?

于生现在心很宽，这个世界反正已经如此邪门，而他又经历了一次开心到死，现在他不想再有那么多顾虑，他就想搞明白身边的许多邪门玩意儿到底是怎么回事……就先从这幅画开始。

而“艾琳”比他想象的还好说话。

画中人偶并没有暴起发难，也没有抡起怀里那个毛绒玩具熊砸在于生脸上，面对气势汹汹的一连串质问，她只是在椅子上缩了缩身体，脸上竟真的有点……愧疚。

“我……我这是个意外情况，我原先不是这样的，”她不安地扭动着身体，把怀里的玩具熊勒得变了形，“我是很久以前遇上事故，被封锁在这幅画里，也失去了和其他人偶之间的联系……”

她又抬起头，看了看油画外面的房间。

“至于为什么会在你家，这……我也不知道啊，我被困在一幅画里，又没办法决定自己被挂在哪……真不是你自己哪天逛画展的时候把我买回来挂墙上的？”

于生：“……”

远瞳 · 作家说

感谢极光会O先生的白银萌～

第6章 友好交流的第一步

自称“艾琳”的画中少女跟画框外的于生大眼瞪小眼地对峙着，俩人到目前为止没有建立起丝毫的信任关系。

于生压根无从确认眼前这个跟某种诅咒物件似的“画中人”所说的话是真是假，包括对方提到的什么爱丽丝小屋以及被封印进画

的说法，他都是头一次听说——也是因此，当艾琳说她并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出现在这座房子里的时候，他也是一个字都不敢轻信。

而另一方面，艾琳也觉得这个叫于生的人类肯定还憋着要用打火机把自己点了，她的目光一直在留意那个打火机的动静……

“我觉得肯定是你自己把画买回来挂在家里的，然后扭头就忘了……”艾琳又重复了一遍，“不是经常有这样的么，你们人类看见什么稀奇东西都想收藏，然后买回来就放在家里吃灰……”

于生让对方这么一说心里还真有点虚，因为他还真不敢确定这房子里的东西都是什么来历——毕竟他真正来到“这里”也就俩月，别说跟这个世界不熟，他就是跟自己都不熟，谁知道在两个月之前这座房子以及房子的主人是个什么状态?

那会是另一个“于生”吗?

不过这些念头也就在他脑海里闪了一下，面对着画中人猩红眸子的注视，于生还是下意识摇着头回了一句：“那必不可能——你这画一看就很贵，不像是我买得起的东西……”

“哎，万一很便宜呢！”艾琳抱着玩具熊往前蹭了蹭，“这年头假瓶假扇假字画多得是，说不定我是上一个卖家从某个假古董贩子手里两块五一斤跟其他字画一起批发的，要么就是二道贩子不识货……”

于生表情怪异：“你那画框拎着就是实心的老木料，棱线上还嵌着金线……”

艾琳想了想：“红木贴皮里面灌树脂啊！铁丝外面再镀铜。”

于生：“……那这成本已经不是两块五一斤了。”

“四块五也行，不能再高了，再高真没人买了。”

于生：“……”

艾琳瞪着猩红的眼睛：“哎你怎么不说话了？”

于生蹲在艾琳的画框前，突然感觉有些乐，然后真的就乐出声来，他往后一屁股坐在了地上，笑着笑着就抬头看着天花板，乐得半个身子都仰过去——他这辈子都没想过自己会经历这么一幕，蹲